

冬去春来春常在， 雪落花开花如海

冬天已经悄悄逝去，春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在白驹过隙的弹指一瞬，美丽的大学生活已经过去了八分之一，而我们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也在悄无声息中度过。

二十岁的这个寒假和以往似乎有些不一样，变化的不只是时间，更是在第一次体验到离开家人独自在异乡的感觉。我们在亲人的欢笑声中诞生，又在亲人的悲伤中离去，而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与死，但我们应庆幸自己拥有了这一辈子。经过了一场小小的离别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待父母亲的态度，不知从何时起父母的责备在我心里已经不再是那样抵触，我开始学会理解他们，不再去傻傻地顶撞，于是假期里家里多了这样的声音“妈，我来帮你吧！”“爸，早点休息，记得热水烫脚”“妈，今天的饭都做好了！”……看着爸妈在自己的眼里一点点地变老，可我能陪在他们身边的日子却屈指可数，这时候不去好好珍惜，还要等到何时？

在帮父母亲的同时其余时间都是闲暇的，这时候才是属于我自己的假期时间。放假的第一天我回到家已经是晚上，时隔了数月，家的魔咒已经召唤我太久，第一件事就是把行李通通扔到旁边，躺在温暖的小床上享受这份归家的甜蜜，熟悉的气息让人觉得一下子放松了好多，窗外那颗石榴树好像又老了几分，我养



的白猫咪又胖了些许，书架上的书照样整整齐齐的陈列着。我喜欢这样安静恬淡的时光，单纯地喜欢着，能陷在这样的时光里是一种幸福。

当然，这种独处时的宁静并不是随时都能有的，有独处就有热闹，外面还有一群可爱的老友们在迫不及待地呼唤着你去迎接一个个阔别已久的拥抱，谈论着各种家长里短。朋友，也是家人的一部分，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总是活力充沛、朝气蓬勃的，他们是除了家人以外最懂我的人。

于是，在友人们家长里短的讨论声中新年的钟声也开始进入倒计时，吃过年夜饭后就和家人窝在沙发上看春晚，不过比起春晚今年的“红包热”好像更有人气，到处都是咻咻咻，几乎同时全国十几亿人口的手机屏幕都被红包霸占，导致那一晚过后我的印象里春晚只有抢红包这一个节目。不知是长大的缘故还是别

的什么原因，总觉得新年越来越像是一种机械性的象征，失去了他原本的味道，明明以前一到过年就兴奋得睡不着，可是现在却早早就去休息，期待也越来越少。小时候无数次的盼望着快快长大，盼啊盼啊，可真的长大的那一天却怀念起了那个稚气满满的孩提时代。可谁又不是在这种留恋昨天与期待明天中成长起来的呢？

相比过年我更喜欢可以赏花灯的元宵节。每年的正月十五全国各地都会赏灯闹元宵，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我们也不例外。我的家乡就坐落在拥有着“国家级湿地公园”名誉的马踏湖所属的小镇上，每到十五，来自各个地方的人们都会聚集在此等待着一场烟火的盛宴。烟花是节日的象征，它带着美好的祝福升向天空，绽放的一瞬间给大地的万物带来了幸运的开端。前来观看的有许多情侣，但大多数是像我一样和闺蜜家人聚在这里共度佳节的人们。烟火过后才是真正属于人们的狂欢，男女老少拥簇在一个并不是很宽阔的小广场里观看自编自演的晚会演出，街边是印象里一直就有的美味小吃，人们开始放下手中的手机，拥挤在这个小小的广场上，节日的味道被渲染得浓浓的，人和人之间是那样和谐欢乐，我喜欢这样的节日。

当元宵的夜晚悄悄溜走，这个寒假也快要接近尾声，即使心里有一万个不舍得也停不下手上收拾行李的动作……生活又开始慢慢地步入正轨，我要再次离开家的怀抱踏上往大学的旅程，毕竟那里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该好好规划一下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把对这个假期的留恋收起来，拿出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且期待着下一个假期的到来！

(美术系 2015 级美术班一班 罗英幻)

寂寞的压岁钱



压岁钱是寂寞的，哪怕“拥有”它需要一个盛大的仪式。

“岁”与“祟”谐音，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而如今压岁钱的现实意义远大于它的本意，淡化了传统文化中浓重的人情味，更多的表现的是全国人民敢于表达对金钱的极度渴望。中国的年是世界上少有的“金钱气息”如此浓重的节日。其实也没什么不好，一年到头总算可以敞开心扉直接地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情感，不会被嘲笑庸俗，不会被耻笑贪财。

我想这是过年让所有人振奋的根本原因之一：受财让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散财使人精神上自觉富有。所有压抑的欲望在过年统统解禁，以最高级别最大限度地被满足，实在痛快。

可惜，如今除了压岁钱的礼尚往来的热闹感不减当年，其他与压岁钱“配套”出现的习俗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萎缩，难现昔日光辉，大有灭顶之势。首先说吃香喝辣，中国的饮食行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过，过年时的饭食大概是最讲究的。可是中国人在不再揭不开锅的时候，丢掉了好胃口。网上有评论说，那个曾经欲壑难填的无底洞似的中国胃，未老先衰了。胃痛、胃酸、胃胀、胃穿孔、胃溃疡有斯达舒，吃嘛嘛香的好胃口却千金难买了。倒也不是不想吃，只是海鲜忌口，辛辣忌口，酒忌口，煎炸卤烤忌口，连蔬菜、水果也因农药超标而忌口，大抵只剩下大米和白面。可又都是淀粉，实在是难以不佐以辅食而独自下咽。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失去了享受的能力，对着美食不可动筷，对着美酒不能贪杯。

多么怀念小时候，逢年过节不管家里有几个人都先做满满一大桌，看上去就垂涎三尺，一顿吃到天亮，一顿接着一顿。一家人心满意足，大汗淋漓，手舞足蹈，满面

流油。

就像常听许多长辈惊呼：不吃肥肉也叫吃肉？我不禁想问：不吃个风卷残云、大腹便便、大快朵颐也叫过年？所以过年不要再锦上添花、标新立异，当务之急是找回丢失的食欲，找回那种“原汁原味”的食材，而不是化学周期表。

压岁钱已经失去一个同盟，然锦衣玉行也有技术困难。中国的人实在太多，出门一趟实在不容易。串门，目标太多，时间太少；出游，物价太贵，治安不好；逛街，促销太多，降价太少；放个烟花，条例太多，场地太少。试想一下，过年的时候如果全中国的人民都跑到街上去庆祝，那真是摩肩接踵、挥汗如雨、步履艰难、人头涌动。

那么就只好待在家里，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场睡眠，癞蛤蟆梦、南柯一梦、白日梦统统试遍，由一个梦跌进另一个梦。

而且人们对于压岁钱的那份独一无二的心情与心境也已消失殆尽。无论是给予还是被给予，压岁钱的重点似乎更多的放在了“钱”上，“钱”的金额，面值的大小是考虑问题的重点，而人与人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那些在过年中真心实意的祝福与期待早就被“土豪金”磨灭得干干净净，甚至一句带有微笑的“过年好”也被大家心照不宣的省略。

现在的过年，其实也早就是走一个过场，人们也在“来往的金钱里联络彼此的感情”。

一个人的江湖是寂寞的，它不求艳压群芳，不愿独享其成。只盼春节春意到，百花齐放，姹紫嫣红齐争春。不至于孤独地风光无限，既无艳羡的眼光，也无争宠的对象，冷清而寂寞。

压岁钱独孤求败。

(经济与管理系 2015 级思想政治教育一班 张园园)

刚过年那会儿看到一条微博，“97 年的宝宝才不是二十岁呢！宝宝才十八！宝宝永远十八！”不禁莞尔，多么像二十岁的自己在家爬桌子翻椅子吆喝着自己只有十八岁呀。爸妈便肆无忌惮地笑我一点也没个成年人的样子。

好在念旧，像个拾荒者，捡起流落在漫长岁月里的小小碎片，还可以拼凑出一段并不完整的过往回忆所谓年华。

小时候总是期待着过年的，好吃的和新衣服对我的吸引力简直像高考之后的暑假。不知道多少次从衣柜里偷偷地拿出新衣在镜子前比划着，不知道多少次等着夜晚的鞭炮和烟火却又惦记着正在播的古装剧。

今年在微博热搜的提醒下明显意识到这一切于我都无甚趣味了，开始惶恐自己的不走心，却又看着长辈们也不再有以往那些小心和热忱。悻悻地慨叹传统文化没落的同时又无动于衷。这大概是学生的悲哀，脑子里装了点空洞的学问，又与现实格格不入。

恍恍惚惚的，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奔三”了。记着 09 年新年的时候，和妈妈说“怎么感觉 2009 年那么别扭啊”。那会儿期待了好久的奥运会结束，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不知道时间吹走了多少光阴吹散了多少人，很多人和事都是走着走着就丢了。好像这么个年代，没了手机电脑很多人就再无联系。从前的日色都很慢，现在的时间又都去了哪儿呢。

家中父母都是将近五十岁的人了，自己却觉得他们还是三十出头，好像这些年的记忆平白消失了般。中学六年，就算走读又能和父母晃过多少时间，大学时候大部分人都在异地。仅有的温存，弥足珍贵。

整天和老爹打打闹闹，弄巧成拙倒是有些“戏彩娱亲”的趣味。老妈整天笑老爹“你以为自己还挺小啊整天和女儿打打闹闹没正经”。偶尔晒晒聊天记录，也会有人评论“总感觉你爸妈都很年轻呢”。

什么时候开始感叹我在长大他们却变老了呢，根本不敢正视长辈们粗糙的手背，满是皱纹的眼角和满头的白发啊。

未来的日子，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早在十几年前，我们就没有了与父母朝夕相处的时间却浑不自知。

大学第一个月，便开始选择手帐作为记录生活的方式，也在这半年多的学习与磨合中越来越得心应手。把与父母的交流相处以纸笔图文记录，更加真实安稳。他们翻起来更是惊喜。对他们而言，翻本子也比操作智能手机简单得多。

等那些酸的苦的咸的都变成甜的，看时间被修剪成岁月，大概又要一番感慨了吧。我们真的不必忙碌到忽略父母。

学校里玉兰花香甜，想要投一场花宴，提万缕清香送爸妈整个春天。

(中文系 2015 级语文教育四班 孙洁)

